東北日報

第七十八期

總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十元

更正

五日「東北人民的枷鎖」一文中「只子實庫自己的車馬，夜裡偷着用高價買回糧食來『出荷』，以下去幾何，爲：『有的沒有糧『出荷』，只把糧繩，再套解下來去『出荷』，或偷偷的去買糧來交上去，沒有東西『出荷』要犯罪，私賣東西給『出荷』又犯「違反經濟統制」罪，農村裏幾乎找不到一個不因「出荷」而被或逼打罵過的農民。』」請讀者注意。

編輯

東滿鐵路管理局佈告

東滿鐵路管理局佈告字第四號

本局所轄梅河口吉林段業於一月二十四日起通車，由梅河口通化段亦於二月一日起恢復通車，梅河口通化段之車次，隔日來往一次，上午七點二十分由通化開往梅河口，下午四點由梅河口開返通化，特此公告週知。

局長　郭洪濤

副局長　孫魯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四日

撫順工人首次代表大會
正式選出市總工會

（本報訊）撫順市自解放後，各煤礦工場作坊的工人紛紛起來建立自己的組織、工會、工□□等，日漸壯大，爲工人們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近爲統一領導，各工會要求成立市總工會，經籌委會積極籌備後，已於一月廿八日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到各工會代表一千三百餘人，會議歷三日之久，會上李市長提出三個懇切希望：（一）政府必給予工人階級民主自由權利，也希望工人們能踴躍□加□□，□□政府。（二）希望全市工人大胆的向敵僞殘餘勢力作清算鬥爭，有寃報寃，有仇報仇。（三）政府將動員社會力量救濟失業工人，也希望工人提高技術，努力生產。』劉副政委號召：『工人們好好組織起來，在政府領導下向□□□勢力進行清算運動，使十四年來被壓迫被剝削被欺侮的工人們翻身。』□□：『今天全□□和平民主局面已經開始，撫順也應當是民主的撫順，任何黨派任何個人不能武斷的決定撫順問題，必須先徵得撫順人民的意見，尤其是占本市人口大多數的工人的意見，所以工人們更應該好好的組織起來，表示自己的態度。』最後，劉副政委希望市總工會成立以後，工人們更應統一步調，保護在政府領導下已獲得的民主自由權利。煤礦總事務所王副礦長接着講話，他說：『現在煤礦的生產提高了不少，應當感謝全市工人，現在的煤礦不再爲敵僞用來剝奪我國的物資支持法西斯戰爭，而是我們自己用來進行和平民主建設，因此我們要努力生產，並藉此提高生活，改善生活，更希望大家今後愛護資材，保護機器，提高工作效能。』大會一致贊成成立撫順總工會，並通過擁護和平民主致全國各界通電。

（本報撫順訊）一月廿八日舉行的撫順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市總工會，選出了執行委員三三人，在二月五號召開的執委會上選出十三個常委，並具體分工，推選方□、宮慶才爲副主任，□毅爲秘書長，下分總務、組織、生活改善、宣傳五部，由□文森、趙青山、杜□、陳江等人分任各部部長。現全市九個區，已組成二十九個工會，會員達四萬九千餘人。工會在對敵僞殘餘進行清算中鬥爭中，起了積極的核心的作用，三個月來清算案件五十餘起，發動了群衆，給敵僞殘餘勢力，有力的打擊，如發電廠許多壞把頭，工人大都由他們算了賬，萬達屋古城子的工人，在清算運動中，也獲偉大的勝利，輕金屬工廠的工會，領導工人迅速復工，提高工人生產情緒，提高工人文化，並組夜校等。各地工會都進行過對貧苦失業工人的救濟。也幫助解決了不少工人們婚喪事項中許多實際困難，工會還負了領導工人過民主生活，和組織文化娛樂活動之責。

工人對他們自己的組織極爲擁護，他們說：『有組織就好辦事，工會是替大家辦事的工人自己的組織。』

目前總工會爲了更有效的發動與組織工人，正在着手以生產爲單位，整頓下層組織機構，使工人組織與生產密切結合起來。

徒和飯館裡的大師傅。會議於午前十一點鐘開起，直開

梅河口成立手工業工會

（梅河口訊）梅河街一百三十多手工業工人，于二月二十四日開了一個大會，成立了梅河街的手工業工會。到會有油坊、糧棧、燒鍋的苦力，有鐵匠和木匠鋪的工匠，有理髮店的學

到午後九點鐘，大家述說着滿洲國時代勾結敵僞的配給店掌櫃們給予他們的剝削和痛苦，一天要作十六個鐘頭，甚至有到十八個鐘頭工作，有病缺工還要扣工資，加以近來物價上漲，工人們難以維持一家數口人的生活，都要增加工資。因此大會決定根據工人的需要，合理的增加一部分工資並減每天的工作時間，取消「扣工」等，這些意見都由選出來的工會負責人直接與掌櫃交涉，最後李區長勉勵大家，並祝賀梅河街手工業工會的成立，會議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了。

普遍展開反奸清算運動
撫順工人在工會領導下

（撫順訊）撫順輕金屬工廠工會是去年十一月成立的，不久就有許多工人要求鬥爭李海峯。李是日本忠實走狗，日本人叫他當工廠事務所的巡邏，平日對工人百般欺壓，任意打罵，工人配給糧吃不飽，想辦法弄到一點高粱米，他看見就說你是「經濟犯」，藉以訛詐工人的錢財。當鬥爭大會與李海峯算賬時，男男女女到了將近一千人，很多人都咬牙切齒的控訴他的罪惡，一位曾被他毒打過的五十九歲老太太也起來控訴他，並上去憤恨的打了他一個嘴巴。李海峯跪地求饒，當場退還了勒索工人的錢三百圓，並找保人保他改過自新。鬥爭勝利後，工人們說：『十四年來今天才算吐了口氣。』『我們工人只要齊心有組織，就能把這些壞傢伙鬥下去。』

（又訊）撫順輕金屬工廠的工人清算鬥爭展開之後，十二月底，工人宮進財領導工友們要去和從前尅扣過工人糧米的把頭王木堂算賬，王怕鬥爭，躲避了，後來找到了過去替王木堂辦事的賬房先生，要他把王叫回，和工人們算賬。

王木堂把僞滿時工廠發每人三斤二高粱他扣一斤六兩，這樣尅扣的糧食就有數千斤。八一五之後發過的一次糧也被他吞沒了，沒發給工人。

工人們和他算賬，算了整四天，清算出他過去尅扣的糧米兩千餘斤，連同僞滿幣四千圓他都拿出來退還了工人。這些糧食，足夠參加清算的受害工人一個半月的食糧。

工人們的積極鬥爭，把王木堂過去吞噬的錢財，重新拿到了自己手裡。

（又訊）撫順市發電所工會自一月十日成立以來，僅一月期間各種工作迅速開展，尤其對敵僞壓搾的清算成績昭著。至今爲止，已先後舉行三次清算鬥爭大會，被清算的對象有過去發電所長日人西尾，他曾百般虐待工人，貪污配給工人的高粱米五百二十袋。賣店管理日人近藤貪污配給工人的豆油一千九百二十一斤。工作系主任日人吉永貪污配給工人的洋布二百丈。警備長日人友納義夫經常毆打工人，八一五日本投降後，工人李靜清只說一句八路軍已到了某地，就被他以思想犯名義逮捕起來痛打將死。勞務系班長日人岡部，憲兵隊密探方逕深等，均是欺壓中國人的能手，在工會成立後，將他們的罪行全部清算，除退還其所貪污之糧食布疋豆油外，並將其送公安局，依其罪惡輕重予以法辦。在工會領導下工人並組織起自衛武裝保衛工廠，工人參加工廠管理，民主選舉系主任、班長、組長（過去這些職務都是日人包辦的），工資也比過去大大提高，增加一倍至數倍，現在工人積極性高漲，對工會一致熱烈擁護。

（又訊）孫世中是老萬區工人「隔離所」（病房）管理病號的先生，是專門壓榨病號的壞蛋。清算鬥爭在各處展開之後，首先由萬達屋許多工人提出要和孫世中算賬。群衆大會於二月十二日召開，到會五百餘人。二月十八日老虎台工人一千餘人二次和他鬥爭。在兩處鬥爭大會上，曾受他壓迫的工友們一致起來控訴他們在「隔離所」（又名閻王殿）所遭受的剝削虐待。孫世中尅扣病人的食糧，病人的物沒有不拿回家的，並將病死人的衣服統統剝去，迫輕病者去給他洗和出賣，不去是打罵，前年冬在小便池旁曾三□打死宋金章，他不知恥的說：『山吃山，靠水吃水，幹這一份，就吃病人。』病人在隔離院裡凍死餓死他說：「死個三個個算什麼！關裡工有的是。」群衆恨要他償命，選代表向□□告，同時組織清算委□會和他算□，□已接受人民的要求將他押起來，□□審訊，依法嚴辦。

日寇殘餘在滿洲的活動

蘇聯　馬西努

最近數月，日寇殘餘在滿洲各地組織反蘇宣傳（電碼不明八十字），進行襲擊蘇軍部隊與個別軍人，並號召消滅紅軍及和紅軍合作的中國人。由日寇及滿洲僞軍官兵所組成的這股匪徒，在瀋陽、營口、哈爾濱，不斷襲擊蘇軍部隊與個別軍人。這些日寇殘餘及其滿洲的走狗，後來得到中國國內反動份子的援助與領導，他們派遣自己的代表到滿洲去，以便展開反蘇與襲擊紅軍部隊的罪惡勾當，被蘇軍當局抓住的匪賊，供認他們的隊伍是專門爲反對中國民主組織而建立的，他們接受陰謀中心的指令，進行反蘇，襲擊蘇軍部隊與個別軍人的勾當。今年一月日寇殘餘反蘇活動特別加强了，一月三十日，中國派到撫順的工程師張莘夫及其同行者多人，被日寇匪徒刺殺，這一事件是具有明顯的挑撥離間性質。但中國反動報紙，對於日寇殘餘在滿洲反蘇活動的罪惡，不僅不予以駁斥與揭破，反而利用張莘夫被殺事件，進行挑撥勾當。

日寇殘餘與中國反動份子之所以選擇滿洲進行挑撥，絕非偶然，衆所週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進行其侵略計劃時，認爲滿洲是他們侵略中蘇兩國的根據地。日寇知道他們在滿洲的計劃以及整個侵略計劃，只有在中蘇分裂，並在滿洲建立親日反蘇的政權之條件下才能實現。戰前日本政府力圖把滿洲變成反蘇的挑撥中心，使中國與蘇聯分裂。日本帝國主義在實現這些政策時，得到滿洲反動份子與親日份子以及中國內地反動派的援助。戰爭揭露了一切假面具，全世界進行反蘇宣傳的人們，他們不只一次的，想挑起中國人民與偉大友邦發生武裝衝突，許讓日本侵略滿洲，他們並且實行不抵抗政策，事實上出賣了滿洲。但東北廣大民衆在日寇侵佔滿洲的整整十四年內，沒有停止過人民游擊戰爭。在東北建立了抗日人民陣綫，有各民主政黨與無黨無派的愛國人士參加，從此在滿洲就有成千的人民抗日軍進行作戰，並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權。滿洲愛國人士的英勇鬥爭，大大影響了華北及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民抗日戰爭之發展，愛國志士滿洲英雄楊靖宇、趙尚志等在滿洲抗日救國鬥爭中，英勇犧牲成了鼓勵中國抗日的愛國志士的典範。

由於紅軍的强大打擊粉碎了日本在亞洲大陸的主力軍——關東軍及其在亞洲大陸的根據地滿洲，解放了東北人民，中蘇兩國訂立友好同盟條約，是吻合於兩國利益，這一條約加强了兩國在滿洲軍事經濟的合作，是吻合於中蘇兩國人民根本的切身利益，可是，這是與日本帝國主義利益相矛盾的，日本帝國主義雖然被粉碎了，但他們絕沒有放棄重新從事侵略的計劃。中蘇友好合作，也正與那挑撥者的利益相矛盾的，他們企圖破壞保持和平的組織，以便留下新戰爭種子，這是滿洲發生的那些事變的基本原因所在。這些他們指望把滿洲與中國拖回到戰前的情況，破壞蘇兩國的友好關係，在滿洲栽培這樣的陰謀部隊，在滿洲造成新的反蘇根據地，新的戰爭策源地。中國反動份子與戰爭挑撥者效勞，在自己的報紙上鼓吹反蘇運動，組織反蘇運動，進行挑撥離間陰謀。這些挑撥份子，絕不能代表東北人民與中國廣大民衆的情緒。滿洲與中國的一切進步人士，力圖鞏固中蘇友好關係，他們對於那些與日寇勾結的中國反動份子的卑賤勾當莫不表示憤恨。

中日法西斯份子公開呼應

重慶各地反動遊行性質明顯暴露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新華社記者稱：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最近的反蘇反共反民主活動，不但在暗地裏與日本帝國主義殘餘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現在竟然公開互相呼應了。下面的電訊就是一個鐵證。

中央社東京二十五日電：時事新聞於昨日社論中極力表明：「中國不容任何國家之侵略。」該報並確認中國為不屈服之國家，中國無論歲月之短長，均將繼續雪除其所受之恥辱也。「中國現須應付兩大問題，即實行民主與收復所有失地。」收復失地之工作雖非易舉，然該報堅信中國日後必將收復被各國非法割奪之土地之權。

誰都知道，時事新聞乃是日本的外務省報紙，他與其他日本帝國主義報紙一樣，從來就是侵略中國的日本人的宣傳機關，現在忽然把臉相一變，裝出了像人的面孔，向中國諂媚起來了。這豈不是怪事嗎？如果我們把該電和中國國內發生的事情聯系起來一看，就可以知道這並不是什麼怪事，原來這幾天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的活動太賣力氣，使得他們的日本同行不由的歡呼起來了。試想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從東北起一步一步非法掠奪中國許多土地主權，七七以後强佔了中國本土大部分，進一步又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法西斯主義吞併大東亞的夢，好像就要實現了，不想還有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又加上美英在太平洋聯合抗擊，特別是蘇聯在東北的致命一擊，使東方侵略野獸不能不屈膝投降，日本法西斯主義者是如何痛恨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如何痛恨聯合國特別是蘇聯呵。現在中國的國民黨內法西斯派煽動了一個反蘇反共反民主反中國人民的高潮，以期挑動中國內戰、挑撥中蘇、美蘇關係來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反動派的陰謀如果得逞，被打死了的日本法西斯野獸，就可以從地上活起來，再一次向東亞各國猛撲猛噬，找到「復仇」和「翻身」的機會。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報紙對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份子發出「加油」「打氣」的呼聲的原因。中國法西斯派喊「鐵血收復東北」、「打倒新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就拍掌大喊「中國不容任何國家之侵略」、「中國為不可屈服的國家」、「收復所有失地」來鼓舞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的冒險力氣，而國民黨的中央社生怕時事新聞遠在東京，它的同情呼聲為國民黨反動份子們看不見，於是就用自己的喇叭代為大肆廣播。然而這樣一來，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的陰謀活動的眞正性質，就又一次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得非常明白了。

反動派煽惑反動宣傳

遭昆明愛國師生嚴正反對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繼續在各地發動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醜劇，已遭受各方面的指斥。上月他們煽惑威迫西南聯大教授簽名通電反蘇時，最著名的教授如張奚若、聞一多、吳晗、程西孟、卞之琳、李廣田等二十餘人就沒有簽名。法西斯派本來準備在昆明和在重慶同時策動反革命遊行，但昆明絕大多數愛國學生，已在「一二、一」慘案中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眞面目，反動派的鼓煽在那裏碰了壁。

高樹勳將軍斥責反動派

主張東北問題政治解決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日電）中國法西斯反動派策動反蘇反共運動，破壞國內和平團結後，記者特於昨日上午走訪民主建國軍總司令高樹勳將軍叩詢意見。高將軍發表談話稱：最近所發生種種反動事件，乃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政治協商會成功後阻撓和平民主實現的陰謀。政府當局對此種反動行動不僅不加阻止，反多方支持參加。實在是自毀政府信譽，徒增人民對國民黨之厭惡。如繼續這樣鬧下去，只有鬧到亡黨的悲慘結果。我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國民黨黨員，不忍國民黨被這些特務份子破壞，我要提出堅決抗議，並籲請蔣主席取締特務組織，嚴懲鬧事兇犯。高將軍繼謂：東北滅亡了十四年，政府沒有派一兵一卒去幫助東北人民解放，現在蘇聯紅軍替我們解放了東北，擊滅了日本侵略者，並與我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只有喪心病狂的人會反對蘇聯。正如新華社評論所談，這種反蘇運動是法西斯運動，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要求，為中國人民所不齒。談及東北問題時，高將軍談：東北問題和全國問題一樣，是民主與不民主的問題。只要把政協會議的精神施行到東北去，東北問題非常容易解決。我完全贊同中共所提出的解決東北問題的辦法，我並且主張，中國問題只用政治方式解決，軍事進攻是解決不了的，東北問題也是一樣。最後高將軍談：不管國民黨反動派怎樣搗亂破壞，和平建國綱領一定要實現。

中國法西斯向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挑戰

解放日報三月一日社論

國民黨內法西斯派和德意日的法西斯同樣，把一切關於國內和平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主張，都一律認為大逆不道，認為是「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放在「剷除」之列。他們歌頌的是內戰是獨裁是專制，他們把這一類封建法西斯的罪惡東西，統統叫做「統一」。中央日報在最近瘋狂的法西斯運動中，接連發表了幾篇社論，極端的發洩了他們這種法西斯的意志。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是的主張是什麼呢？簡單明瞭：是和平民主的主張，而且是主張眞和平民主，普及於全國連東北在內。這也即是中國人民共同的主張。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有另一樣主張，比如主張在中國一個地方可以和平，另一個地方則必須內戰。一個地方要民主，另一個地方則必須專制獨裁。如果這樣，便恰恰是「支解國家分裂民族」。所以全國普遍和平與民主以達到中國國家的統一，這是神聖的合理的主張，這合乎孫中山先生的民主主義，也合乎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但是這種神聖的合理的主張，是完全和中國法西斯派的意志相反的，因為他們的誓願是中國必須內戰而不是和平，是中國必須專制獨裁、而不是民主。他們的誓願恰恰是要用內戰與獨裁的方法繼續支解國家分裂民族，使中國長久無法統一，以便於日本法西斯再起來攫奪中國、滅亡中華民族。

一切法西斯都把是非加以極端的顛倒，他們對於事實乃是：是必非之，非必是之。他們現在正在動員一切方法，準備推翻中國人民歷來所奮鬥而已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所已協議的國是，於是反映中國法西斯意志的中央日報，不惜用一切造謠汚衊的手段，企圖一手遮天，無恥地把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運動叫作「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又無恥地把反民族、反民主、反蘇反國際和平的法西斯運動，叫做「黨在新生、國在新生」，叫做「救亡圖存運動」。

中國法西斯派的挑戰，是對於中國人民的挑戰，對孫中山主義挑戰，對政治協商會議挑戰。

孫中山先生主張「和平奮鬥救中國」，主張民有民治民享，主張「人民要鞏固國家，須先將地方自治建設完備」。按照中國法西斯派的見解，這是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孫中山先生的偉大民主主義，則應當叫做「亡國主義」。

政治協商會議主張「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主張「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主張積極實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按照中國法西斯派之見解，這是叫做「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叫做「亡國運動」，而代表全國人民意見的政治協商會議，便應當叫做「亡國會議」。

反映中國法西斯派意志的中央日報說：『中國共產黨主張「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主張將聯省自治訂入憲法』。中央日報的造謠是完全無恥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提出聯省自治的主張，但中國共產黨是擁護孫中山先生關於地方自治與民主統一的主張。民國十年九月五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職的時候，就這樣莊嚴地宣言：『竊維破壞建設兩事，非有後先，政制不良，則政治無術，集權專制，為自滿清以來之秕政。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祇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縣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分裂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擁護政治協商會議的和平建國綱領及關於憲草的各項協議，在那裏規定了中央政府民主化的方案，又規定了中央與地方採均權主義」以及「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

以「窮兵黷武徒苦人民」為職業的中國法西斯派，你們要罵你們罵中山先生吧。你們罵那代表中國人民思想和代表孫先生民主主義精華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定吧，但你們那種渺小的舌頭雖然極端狠毒，終究罵不倒中山先生的偉大的民主主義，也罵不倒偉大的中國人民思想的。

毫無可疑，中國實行民主統一，將使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偉大中華民族迅速的强盛起來，使中國得眞正名符其實地成為偉大的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而這也就使中國得眞正成為遠東和平的決定力量，並保證日本法西斯無法再起。但又毫無可疑。中國法西斯派合乎日本法西斯的希望，是一定不要讓中國得到民主的統一的，他們將反覆起來嘗試不擇手段以破壞中國民主統一的一切努力，以達到「支解國家分裂民族」的目的。這是中國法西斯派眞正的誓願。中央日報所究的「支解國家分裂民族」，完全是夫子自道，反映着他們內心深處。而他們所以要罵中國共產黨，恰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孫中山先生民主統一的政策。

中國法西斯派是中國的災難，中國最大的恥辱，讓中國法西斯永遠成中國人民所唾罵吧！偉大的孫中山民主主義與偉大的中國民主統一萬歲！

讀者材料

東北人民的枷鎖（四續）

集羣

即令是在指定的時間裡到配給店去買東西，排成一個長的行列，往往擠了一天，還是配給不到，即或配給到了也很少是給足夠的數量，要是過了時間，東西就是配給店的了。在鞭打壓榨凌辱下，吃不飽，餓不死，穿不暖這是大多數東北人民生活！

警察

在任何地方，即是走到一個很小的村莊，你問起「滿洲國」的警察，每個人都會痛恨而滔滔不絕的告訴你一大串關於警察欺侮壓榨老百姓的血淚故事。警察是形象與具體的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奴婢們對東北人民的凌辱與欺榨。

海龍的警察沒有例外的，是敵人整個殖民地統制體系裡分派出來的一批黑烏鴉，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到一九三五年，他們的中心工作是維持治安幫助日本人剿滅所謂「反滿抗日」的東北義勇軍，收繳民槍鐵器，利用漢奸特務告密，陷害人民借機敲詐，到三六年就由治安工作轉到思想工作上來了，偵察所謂「思想犯」，檢舉逮捕有愛國思想的中國人，蘆溝橋事變之後主要的則進行關於資源、地基、物質、人力調查，在敵人的步步嚴密的經濟統制政策之下更加殘暴與惡毒起來。敵人的所謂「出荷」「國兵」「勞工」「配給」……都離不開警察。

在鎮市上，警察可隨便到飯舖吃飯，臨走說聲「記上」，實則就是「白吃」，要不然那就會問長問短：「你配給的東西怎麼能夠賣半個月，一定是有私……」，最後是送錢了事。他可以坐在警察署裡叫人到店舖裡去拿任何點心和水菓，他可以隨便到燒鍋打酒再寄在店家出賣，他可以半夜三更到老百姓家裡翻箱倒櫃。過年了，老百姓吃塊帶皮猪肉就會犯兩個罪（違反屠宰，違反皮革統制），加上一顆大米就是三個罪（國事犯），但警察卻可以吃大米，也可以虛報人口多領配給，合夥走私，高價出賣。警察到的地方，人們都要好好的招待着，担驚受怕，惟恐稍有冒犯，除了那些傷天害理有計劃的與敵偽勾結一氣的奸商之外，普通商家，如果不在警察身上化錢，生意是難得做成的，警察要入股，則不能拒絕，廚亦不發，賺錢分紅。有的就是平時有些聯絡，但也往往難以免去災難，如海龍同源祥皮靴店，同警察聯絡送禮，到後來總不免被警察署長抓去，話是違反皮革統制，貨物沒收，一家很大的買賣也就此垮台了。還有姓李的商人，與警察署長張國祥商量好了去販裂，因利錢不多未給酬張國祥，後即藉口「私販」而遭扣押，很多販同遭其害，就中有東記掌櫃的就被押死了，一般商家被警察騷擾之難以數計，源昌雜貨店因「經濟犯」被罰十餘次，沒收布疋價值二十萬元，最後則給警察署長送錢了事。（未完）